

試探乾隆初期百什件中「御製」作品的製作、配裝及其內容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陳廷岳

摘要

近年對於清宮百什件的關注，催生了不少重要研究，特別是對「百什件」製造過程的討論，及「百什件」與「多寶格」定義之釐清，可說是最重要的進展。然而，較少學者針對百什件中乾隆皇帝（1735-1796）的「御製」作品進行詳細的檢視。本文將透過清宮檔案及傳世作品，以乾隆初期的九件百什件為研究對象，探討百什件中御製作品的製作與配裝情況，並且檢視這些御製書畫、御製詩文的主題為何。這些作品絕大部分表現出文人趣味，強調皇帝個人的文人素養，主要包含了御製詩文及詩文集及御筆書畫兩類，其中也包含了歌詠滿族先世之功及滿族文化的「御製盛京賦」、「御製前後哨鹿賦」等帶有政治意味的作品，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關鍵字

清宮百什件、御製作品、乾隆皇帝、多寶格

前言

近年學界對於清宮開架陳設（即檔案中所指的〈多寶格〉、〈博古格〉等，下文簡稱此類作品為「多寶格」類型陳設），以及清宮「百什件」類作品（如《集瓊藻》【圖 1】、《天球合璧》等）的關注，催生了不少重要研究。雖說早期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清宮收藏珍玩的「百什件」類型小櫥櫃，稱為「多寶格」，兩者之間的指涉較模糊，不過隨著學界對於清宮檔案的爬梳，逐步釐清兩者之間的區別，也開始能進一步討論百什件的製造及乾隆皇帝（1735-1796）在製作過程扮演的角色等較複雜的問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乾隆八年（1743）裝配的九份百什件，即《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瑾瑜匣》、《琬琰集》、《清玩閣》、《瓊瑤藪》、《萬寶箱》，被視作是奠定乾隆朝百什件風格基礎的開山之作。¹ 然而，在我們對百什件的理解逐步加深的同時，未解之謎卻有增無減。舉例來說，百什件中往往包含中國古玩（諸如玉器、銅器、瓷器等）、清宮匠人時作與仙工（如袖珍書畫、琺瑯器、象牙雕仿生器）、舶來品（西洋物品、日本漆器等）、御製作品（如《集瓊藻》內收藏之《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圖 2】、《天球合璧》內之《御筆墨梅卷》等）。為何會如此配裝？雖是學界一直很感興趣的問題，卻難以深入探討、推測乾隆皇帝的意圖。在此背景下，筆者注意到「御製」元素實際上遍佈於清宮造作之中，這些御製作品往往反映了乾隆皇帝的選擇與意圖。例如前述「多寶格」陳設的各色陶瓷器表上，就有不少被刻上了乾隆皇帝御製詩文【圖 3】，而不少珍貴書畫，也被乾隆皇帝在畫心上留下大量題跋與鈐印。就當時官方作坊製造的產品而言，也不乏以乾隆皇帝的御製詩作為裝飾的作品【圖 4】。由上面的案例看來，「御製」顯然成為清宮中的重要商標，但其表現手法、內容卻各有不同。那麼，百什件中的御製作品，是否也反映出某種特殊的性質？乾隆皇帝是否選擇了特定一類的御製作品，將其收入百什件？這些御製作品又是如何製作與配裝的？是本文想討論的問題。在本文的第一節，將全盤回顧近代學者對於「多寶格」類型陳設與「百什件」的研究，這是因為過去學界往往將「多寶格」與「百什件」混用，有必要對於「百什件」之基本內涵進行清楚的說明。本文的第二節將透過《活計檔》的記載，討論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製作、裝配狀況。目前兩岸故宮所藏的百什件，其詳細的內容物及細節雖未完整公布，但國立故宮博物院公布的資料及圖版，散見於相關研究、圖錄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仍提供了不少討論的材料。而本文選擇了公布資料相對較多的《天府球琳》、《集瓊藻》等，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

本文的第三節將仔細檢視這幾箱百什件內所收藏的御製作品，究竟包含了哪些形式（即是書法、繪畫還是詩文？及其裝裱的狀況為何？）其實際的內容為何

¹ 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 36 卷第 2 期（2019.12），頁 45-85。

（如繪畫的母題、詩文的內容等）？最後，本文也將嘗試推測這些御製作品在百什件中可能具有的意義。

一、百什件的定義及相關研究探討

（一）百什件與多寶格

早期研究中所稱的「多寶格」，一般指國立故宮博物院等收藏的清宮所做、內收有各式古玩的箱、匣盒。實際上，這類作品在清宮檔案中，稱作「百什件」（有時也稱為「百事件」、「百式件」）。因此近來學者對其命名進行修正。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一文的研究，針對「多寶格」與「百什件」的定義問題，有相當細緻的探討。² 侯怡利指出，將百什件誤稱為「多寶格」，最早見於民國四十年代臺中北溝帳冊中，將此種箱匣盒中收藏文物者，匯集成為《多寶格》帳冊，可知國立故宮博物院過去收貯這些文物，是依照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以箱、盒為單位收貯，只是將其稱作「多寶格」，或跟「多寶格」混用。³ 為何當初國立故宮博物院會將此類文物稱為「多寶格」，已經不得而知。然而此一指稱確實影響深遠，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於2009年首播之《皇帝的玩具箱》紀錄片，仍然使用「多寶格」之名稱。⁴ 意圖清楚的區別兩者，實際上是近十年的新發展。2007年，余佩瑾、嵇若昕等人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一文中，指出檔案中「多寶格」與「百什件」應該是指涉不同的物品，猜測「多寶格」所收多為古代文物，而「百什件」則較有彈性。⁵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一文也清楚的指出《活計檔》所說的「百什件」，是如《集瓊藻》這類的作品，與「多寶格」有所不同。⁶ 此外，在余慧君的研究中，則更清楚的表明「多寶格」應是指養心殿用來收貯高等古玩的特定一種開架陳設，與「百什件」有所不同。⁷ 透過上述的前人研究，今天我們可以清楚知道，《活計檔》所指的〈多寶格〉屬於乾清宮東暖閣的陳設，

² 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頁45-85。

³ 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頁48-52。

⁴ 喬貝（Alain Jaubert）執導，《皇帝的玩具箱》（臺北：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2010）。

⁵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9），頁16-27。

⁶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9），頁4-15。

⁷ Yu, Hui-Ch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p. 105.

是一種單面開架陳設，可能具有一定體積，換句話說，「多寶格」是指專屬乾清宮東暖閣的配置，而非一個普遍性的通稱。這種開架陳設，或許與今天我們在漱芳齋所見相當類似【圖5】。實際上，檔案中常見的〈博古格〉、〈寶貝格〉等，應該都與〈多寶格〉一樣，屬於附屬於特定宮殿的開架陳設，例如〈博古格〉即屬於養心殿。

這類單面開架陳設，與「百什件」意義有別，並且兩者應有等級之分，例如雍正時期檔案中紀錄：「〈寶貝格〉內係緊要之物。」⁸ 乾隆三年正月，又有「上等古銅圖章六十八方入〈多寶格〉，選一匣盛裝，次等二十方選小匣盛裝，入在〈萬寶箱〉中。」⁹ 由此可知許多被評定為頭等的古玩皆進入多寶格，甚至連配座都有細緻要求。這條史料也揭示了，百什件與「多寶格」不只有等級之分，其裝配實際上也是同時進行的，兩者皆是乾隆皇帝對清宮舊藏文物整理、分等計畫下的一部分。¹⁰

（二）近來百什件研究的現況

早期對「百什件」的研究，常針對單一質材或類別，將內貯文物獨立出來探討年代、形制等基本問題，而並非將整組「百什件」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例如鄧淑蘋〈多寶格中的玉器〉，將各組百什件中的玉器一一檢視，提供我們對這些作品的定年與基本理解。¹¹ 然而，清宮百什件收藏的物品多元且複雜，如果只從個別領域的視野來進行研究，必然會有所不足。因此近十年來，學界開始重視將整盒「百什件」視作研究對象，例如前述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就針對「集瓊藻」內的文物組成進行探討，認為《集瓊藻》反映了乾隆皇帝的意圖，乾隆皇帝或許是試圖將古今中外的珍寶集於一箱，以展現出其超越古今之統治，使皇帝自我形象包裝及個人品味得以展現。¹² 此種觀點有別於以往將百什件視作玩賞之物的觀點。¹³ 余慧君的研究將「吉範流輝」這類附有圖冊的文物組合（Case Catalogues）與「百什件」比較，強調「百什件」與「多寶格」較相似，皆注重空間趣味與感官體驗，與前者「吉範流輝」詳細編目、紀錄作品細節，帶有「知性」（intellectual）的特徵有所區別。¹⁴ 上述研究

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4，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匣作〉，頁 131。

⁹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8，乾隆三年正月初四日〈匣作〉，頁 285-286。

¹⁰ 余佩瑾，〈茹古含今——以乾隆初期乾清宮的配匣和分等典藏計畫為例〉，收入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故宮博物院，2017），頁 276-298。

¹¹ 鄧淑蘋，〈多寶格中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2 期（1984.3），頁 23-31。

¹²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頁 16-27。

¹³ 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故宮文物月刊》13 期（1984.4），頁 4-7。

¹⁴ Yu, Hui-Ch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 71, 85-91.

對百什件的性質進行探討，雖然都肯定了皇帝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究竟是否需要強調百什件可能帶有的政治意義，則是未有定論之處。

此外，從生產、消費的觀點切入的研究也不少。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指出乾隆八年九份百什件的裝配，起因是前朝百什件遭到蟲蛀，有全盤翻新之必要。借此機會，乾隆皇帝將原本合牌材質的百什件，全面改換為木質，並大規模的重新調整、配裝。從外箱的選擇、內部古玩的確定，以及搭配的各色摺子，都反映出乾隆皇帝的選擇。該文甚至提出，這些乾隆初期的百什件作品成為一種風格典範，很可能影響了乾隆朝後來製造的百什件。¹⁵ 如果從乾隆重整文物典藏，及品牌建立的觀點來看「多寶格」與「百什件」者，有《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及同時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例如余佩瑾〈茹古含今——以乾隆初期乾清宮的配匣和分等典藏計畫為例〉、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等文可供參考。¹⁶ 而2019年底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舉辦的《皇帝的多寶格》特展，該展覽為出展的百什件繪製線描結構圖，首次公開了院藏百什件的內部空間與結構。¹⁷ 此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對過去打散之「百什件」進行整理，其成果可見於《紫禁城》刊載之〈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一文。

18

上述研究使我們對百什件的理解更為鮮明且立體。然而，受限於百什件文物的數量與空間的複雜性，少有研究能夠在新的研究視野下，對箱內收藏的各別文物進行細緻的探討。過去對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具體內容，較少研究觸及。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御製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先討論御製作品的製作、裝配，再進一步推及有關內容的問題。

¹⁵ 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八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頁45-85。

¹⁶ 侯怡利，〈從博古格看乾隆皇帝的文物包裝〉，收入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頁230-253；余佩瑾，〈茹古含今——以乾隆初期乾清宮的配匣和分等典藏計畫為例〉，收入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頁276-298。

¹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皇帝的多寶格〉，《皇帝的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s://south.npm.gov.tw/ExhibitionsDetailC003110.aspx?Cond=0807dff4-cf87-4ad7-89b4-681292600119&app>>（2020年2月9日檢索）

¹⁸ 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紫禁城》2期（2014.2），頁120-131。

二、乾隆初期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形制、製作與裝配

(一) 傳世百什件所見——以〈集瓊藻〉與〈御筆秋英詩畫合璧〉為例

筆者檢視了《活計檔》內記載之「御製」、「御筆」、「御臨」、「御題」作品收入百什件的紀錄，這些作品包含了詩文集、手卷、掛軸、冊頁、單張書畫、扇子、墨榻等不同的形式，雖然裝裱的格式、作品的大小，還需逐一對照傳世文物才能確認，不過就兩岸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百什件」作品來看，很多是屬於小件的作品，甚至可以說是帶有「微縮」的意味。

在目前筆者取得的資料中，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一文中提到《集瓊藻》百什件的大量細節，因此在此引用其公布的資料。該文提到《集瓊藻》百什件內的《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小冊一件【圖 2】，該小冊內共有六幅作品，書畫相間，每幅畫一種花卉、書題句一首，而頁末有梁詩正署跋，內文中有「乾隆九年（1744）小除前一日蒙賜觀」之記述。余佩瑾更進一步提示，《石渠寶笈》內亦有著錄一本名為《御筆秋英詩畫合璧》的作品，不過兩者落款與用印位置，卻有所不同，尺寸也不同，《集瓊藻》內的作品明顯較小。¹⁹ 雖然說《集瓊藻》內的作品，並非《石渠寶笈》的《御筆秋英詩畫合璧》之精準縮小複製品，不過或許我們可以推測，乾隆皇帝確實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詩、畫作品，微縮後收藏於「百什件」內。實際上，此種微縮的例子似乎並非孤例。例如近來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皇帝的多寶格》特展展出的《天府球琳》百什件內，包含了一件安插於小屨中的《御筆宮殿四銘》小冊【圖 6】。《石渠寶笈》內確實也著錄了同名的作品，只是尺寸亦較大（縱七寸八分、橫一尺二寸七分）。²⁰

雖然當時余佩瑾的文章中，根據《集瓊藻》螺鈿外箱上之款識「集瓊藻乾隆辛酉年裝」，將《集瓊藻》的裝配完成時間定為乾隆六年（1741），因此初步提出《御筆秋英詩畫合璧》上的辭臣跋署是該作品收入《集瓊藻》的三年後，於乾隆皇帝回頭重覽《集瓊藻》的同時由梁詩正書寫上去的看法。²¹ 在相關研究成果逐步積累的今天，可以知道百什件的裝配實際上經過不斷的調整，耗費不少時日才完成。翻閱檔案，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匣作〉中有「……太監胡世傑交御筆秋英詩畫合璧一件，傳旨著入新裝成的百什件內欽此。」²² 的記載，可以

¹⁹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頁 22-23。

²⁰ （清）王杰等輯，《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輯 6，卷 65，頁 3091-3092。

²¹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頁 17-18，22-23。

²²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匣作〉，頁 583-584。

知道《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很可能晚至乾隆九年十月底，才被收於《集瓊藻》。這與梁詩正署跋的「乾隆九年小除前一日」，時間其實頗為接近。換句話說，在百什件不斷調整、裝配的同時，朝臣也可能有機會成為百什件的觀眾，並透過署跋等形式「參與」了百什件的製作。《御筆秋英詩畫合璧》的案例透露出皇帝將原本大件的御製作品，微縮製作後，收貯於百什件，更進一步交由朝臣觀覽、署跋，使朝臣在作為御製作品觀眾的同時，也參與了百什件的製作。

（二）檔案中所見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製作與配裝

關於這些百什件內乾隆御製作品的實際製作情況，我們在《活計檔》內所能找到的線索並不多，不過就目前的材料，仍能做初步的推測。例如乾隆十八年（1753）四月十九日就有記載「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筆宣紙畫一張」，皇帝下旨「傳旨著交秘殿珠林裱手卷一卷，得時入百什件，欽此。」²³ 同年六月初二日，亦有「御筆字二張」，「……著交秘殿珠林裱掛軸二軸，得時入百什件，欽此。」²⁴，可以知道有部分作品是在皇帝御筆寫成後，直接下令交由秘殿珠林裝裱，這些作品是否是皇帝專為百什件的配裝特意製作的作品？目前筆者未找到進一步的證據，還需要未來進一步研究。

雖然《活計檔》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線索不多，但關於乾隆皇帝如何指示這些御製物品的裝配，則有不少記載留存。正如他對百什件內的其他物品細心指示各種細節一般，對於御製作品的包裝、形式，以及裝配的位置，乾隆皇帝都有明確的指示，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例如部分御製作品在收入百什件前，必須經過配匣、裝配錦套等工序。如乾隆九年〈匣作〉記載有「……御製喜雨賦手卷一卷……傳旨將兩賦手卷著在匣蓋上刻字，得時入百什件內……」²⁵。實際上，自乾隆九年開始，確實有多件御製作品被陸續收入百什件。從《活計檔》的記載看來，最早為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的記載，當天有多件作品送到，除了前述「御製喜雨賦手卷一卷」之外，還包含「御筆疎林遠岫一軸」、「御筆墨菊一軸」等多樣類型。²⁶ 在此其中，包含了「御製盛京賦一本、樂善堂全集二部（計八套）」的項目，而皇帝特別指示將樂善堂全集收入《萬寶箱》、《清玩閣》——「樂善堂入在萬寶箱、清玩閣，每箱入一部，計四套，其餘書畫入在百什件內，著隨意安裝，欽此。」²⁷ 乾隆九年九月十日，亦有皇帝下旨將《瓊瑤藪》下層屨內的御筆一軸，改裝配在別的百什件的記載。²⁸ 由上面的紀錄可以得知，乾隆皇帝在第一批百什件製作當時，對御製作品的裝配不斷調整，並且當時已有大量御製

²³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秘殿珠林〉，頁 456。

²⁴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9，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二日〈秘殿珠林〉，頁 457-458。

²⁵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 554。

²⁶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 553-556。

²⁷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 555。

²⁸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12，乾隆九年九月初十日〈匣作〉，頁 575。

作品被收貯於百什件。也就是說，將古玩、清宮時作、舶來品與御製作品同貯一箱的想法，在乾隆初期已經確立。

由上所述，乾隆皇帝不只是御製作品的生產者，也是將其裝配於百什件的主導者，他似乎意圖將清宮內各色名目微縮後放入百什件，無怪乎有學者將清宮百什件與歐洲奇品收藏室互相聯想。²⁹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到，後來的嘉慶皇帝（1796-1820）、道光皇帝（1820-1850），都曾將清宮百什件內的部分作品，置換為自己的御製作品。這是否意味者百什件並不只是「皇帝的玩具箱」，而對當時的皇帝而言，有特殊的意義？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對詩、書、畫的內容進行檢視，獲得進一步的線索。

三、「百什件」內御製作品的形式與內容

透過《活計檔》百什件相關條目中所記載的御製作品標題，我們能夠大致掌握當時由皇帝下令送到造辦處、作為百什件裝配之用的御製作品，包含了什麼樣的類型。正如前言，這些作品的形制橫跨詩文集、手卷、掛軸、冊頁、單張書畫、扇子、墨榻等不同的形式，部分也紀錄了隨同的木匣、錦套等包裝，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一月十七日〈百什件〉「……御製盛京賦小冊頁一冊（隨錦套）……入百什件。」³⁰ 如果就作品內容、題材而言，雖然有部分僅註明裝裱形式，而未標明作品內容（如「御製小手卷一卷」、「御筆冊頁一冊」），及少數與佛教經典有關的題材（「御製大士贊冊頁一冊」、「御製古佛贊冊頁一冊」、「御製楞嚴經一小部」等），其餘作品似乎都表現出與文人文化的關聯，強調皇帝個人的文人素養，主要包含了御製詩文及詩文集及御筆書畫兩類。

其中，乾隆皇帝自己創作的詩文及詩文集，經辭臣抄錄、工匠裝裱後收入百什件。如「御製盛京賦一本」、「樂善堂全集二部」、「御製前後哨鹿賦一冊」等。這些作品大多屬於長篇「賦」，或「銘」、「記」等，而不如「多寶格」古董上常見的詠物詩。其中，《盛京賦》似乎是乾隆朝初期百什件常見的品項，例如乾隆九年就有「御製盛京賦一本」³¹，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六日也有「御製瓷青紙金字盛京賦冊頁一冊」的紀錄。³² 此外，根據《陳設檔》，嘉慶七年（1802）十一月的記載中，《瓊瑤藪》百什件丁字屨中亦收有「張若靄書盛京賦扇一柄」。³³ 《樂善堂全集》則「入在萬寶箱、清玩閣，每箱入一部，計四套……。」

²⁹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3），頁32-38。

³⁰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百什件〉，頁90。

³¹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555。

³²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9，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匣作〉，頁653。

³³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36，

³⁴ 而御製哨鹿賦則在乾隆十八年(「御製前後哨鹿賦一冊」、乾隆十九年(1754) (「御製詩墨刻哨鹿賦小冊頁十冊(各隨文錦套)」)分別提及,但僅註明「入百什件」,實際去向未有標明。³⁵ 集結皇子時代的乾隆皇帝理想與抱負的《樂善堂全集》、乾隆八年(1743)首次東巡盛京時所寫歌詠滿族先世之功的《盛京賦》,以及關乎滿人生活方式的《哨鹿賦》,雖以漢文撰寫,但似乎都暗示了政治的意圖及抱負。更晚的百什件御製作品中,還可見到明確與其帝王統治有關的詩文,如乾隆二十三年(1753)有「御製西師詩一冊」入百什件的記載。³⁶ 而嘉慶七年十一月的《陳設檔》中記載《清玩閣》中的「午字屨」,也收有描寫乾隆皇帝規劃治水工程之始末的「御製陶莊河神廟碑記一冊(王杰敬書)」。³⁷ 總而言之,上述的幾個案例都值得注意,這些御製詩文作品,揭示了百什件雖然保持著玩好之物的形式,卻可能承載著乾隆皇帝的政治意圖。

而在書畫作品方面,就標題看來,大多應是帶有文人意趣的作品,其中部分應當是乾隆皇帝個人的文人畫寫意作品,如「御筆梅花小畫」、「御筆梅花小手卷一卷」、「御筆古松圖一軸」等。這些作品雖然不見得全然由皇帝獨立完成,但都彰顯了皇帝的文人素養。例如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高宗《癸巳小春御筆寫生》【圖7】,或許就是同一類的傳世文物。此外,這些書畫作品中,也包含了一批皇帝臨摹名家的作品,這類作品往往在標題中清楚標示了模仿的作者或品名。乾隆皇帝何以熱衷於臨摹前人典範?吳誦芬〈乾隆皇帝的御筆配圖〉一文中,曾經討論其意圖。吳誦芬指出,乾隆皇帝在這些作品中試圖展現自身對古代名家的理解及集大成之意圖。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皇帝為《明董其昌雜書冊》所畫的《傲董其昌筆意》,乾隆皇帝自題:「董文敏自謂作書,不使一實筆。今觀此冊。轉掣停頓,腕有萬鈞力,蓋運實於虛,要在無所結滯耳。乾隆丙寅春正御題。」強調了自己對董其昌書畫的理解與掌握。³⁸ 雖然無法證明百什件內的袖珍作品,也是此種性質,但乾隆皇帝此種對模仿與臨摹的態度,值得留意。

如果再檢視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瑾瑜匣》五盒百什件,會發現內容物確實與前述《活計檔》

〈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652。

³⁴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2,乾隆九年八月十四日〈匣作〉,頁555。

³⁵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9,乾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匣作〉,頁68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0,乾隆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匣作〉,頁120。

³⁶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百什件〉,頁656。

³⁷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33,〈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237; (清)高宗撰,《御製文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1301,卷29,〈陶莊河神廟碑記〉,頁461-463。(註記:乾隆皇帝的〈陶莊河神廟碑記〉,寫成於乾隆42年(1777),該文描寫在皇帝的決斷下,於乾隆41年(1776)的江蘇地區開展的引河治水、修河神廟之工程及成效。考慮到文章寫成的時間,前述的「御製陶莊河神廟碑記」小冊,至少晚至乾隆42年之後,才裝裱、裝配於《清玩閣》中。)

³⁸ 吳誦芬,〈乾隆皇帝的御筆配圖〉,《故宮文物月刊》368期(2013.11),頁86-89。

的記載能互相對應。查閱嘉慶七年十一月的清宮《陳設檔》，《天府球琳》的上層包含了「御書董其昌唐詩一卷」、「御臨玉枕蘭亭一卷」、「日知薈說」，下層則是前述「御筆宮殿四銘一冊」。³⁹《天球合璧》中，上層收貯有「御臨王羲之四帖一冊」、「御筆墨梅一卷」，中層則有「御臨蘇帖一冊」，下層有「日知薈說一套」、「御筆畫梅一冊」。⁴⁰根據稍晚的道光十九年清宮《陳設檔》，《瑯玕聚》內第二屨收貯「御筆杜詩冊頁一冊」、第三屨內則有「御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⁴¹從侯怡利公布的資料來看，這兩件作品是後來才被嘉慶皇帝置換進《瑯玕聚》中，根據《瑯玕聚》內收貯的清冊，原來的內容物應為乾隆的「御筆寫生八種」、「御書夜亮木賦卷」，仍為乾隆皇帝個人的作品。⁴²《瑾瑜匣》內的第一屨有「紫檀木商絲匣一件（內盛御臨三希文漢白玉四片）」，第三屨包含了「御筆讀大學衍義己未作一軸（玉軸頭）」、「御筆讀大學衍義戊午作一軸（玉軸頭）」。⁴³第三屨的這兩件亦為嘉慶皇帝置換的作品，原來應為乾隆的「御筆盤山松圖畫軸」、「御筆古木寒鴉畫軸」。⁴⁴而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公布的《集瓊藻》清冊【圖8】，該盒百什件內則包含了「御筆秋英詩畫合璧一冊」、「御筆梅花王帖玉插屏一件」。⁴⁵

由上看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五份百什件，內貯御製作品以乾隆皇帝仿古書法佔最多數，其他則為皇帝私人創作的書畫，除了《天府球琳》、《天球合璧》中有「日知薈說」外，其餘三份百什件則未見帶有特殊政治意味的御製作品。而乾隆初期所裝配的五份百什件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五份原本都被放置於養心殿。⁴⁶其餘四份，即《清玩閣》、《琬琰集》、《萬寶箱》、《瓊瑤藪》，則分散藏於重華宮區及建福宮區的各宮殿，分別位於靜宜軒、重華宮、翠雲館、敬勝齋。⁴⁷而《清玩閣》、《瓊瑤藪》內貯御製作品，除了御筆書畫外，也包含如「張若靄書盛京賦扇」、「御製陶莊河神廟碑記一冊（王杰敬書）」等由辭臣抄錄的御製辭賦作品，內容似乎更加繁雜，《活計檔》中也有將「樂善堂全集」同時入《萬寶箱》、《清玩閣》之記載。這是否反映了因應假想觀眾的不同，而調配了內容物的可能性？需要未來進一步追索。

³⁹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10、13、15。

⁴⁰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20、21、24、25。

⁴¹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356、357。

⁴² 侯怡利，〈「寓意於物」的嘉慶御筆書跡—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收入馮明珠、陳龍貴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 451。

⁴³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472、482。

⁴⁴ 侯怡利，〈「寓意於物」的嘉慶御筆書跡—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為例〉，頁 450。

⁴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集瓊藻》，《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antiquities.npm.gov.tw/Utensils_Page.aspx?ItemId=626834>（2020 年 2 月 9 日檢索）

⁴⁶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1，〈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9-18、19-28、353-361、463-488。冊 12，〈內庭西路·養心殿區〉，頁 329-338。

⁴⁷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33，〈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 211-254。

《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5，〈內庭西路·重華宮區〉，頁 575-634。《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15，〈內庭西路·重華宮區〉，頁 183-206。《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冊 36，〈內庭外西路·建福宮區〉，頁 623-689。

結語

百什件的御製作品，在乾隆初期第一批百什件裝配時，就已經與古今中外的各色玩物並存收貯。在乾隆初期的九份百什件當中，即《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瑾瑜匣》、《琬琰集》、《清玩閣》、《瓊瑤藪》、《萬寶箱》，御製作品明顯並非箱內的最多數，卻是乾隆初期百什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另一方面，從《陳設檔》的紀錄看來，《天府球琳》、《天球合璧》、《集瓊藻》在箱內各層抽屜都安置了御製作品。而四屜結構的《瑯玕聚》、《瑾瑜匣》也分別選擇了其中二屜安置御製作品。或許乾隆皇帝在安排百什件的配置時，特意安排讓觀者打開一層層的抽屜時，不斷發現新的御製作品。從傳世實物看來，這些作品往往具有微縮的趣味，部分作品可能是乾隆皇帝親筆完成後，直接送交秘殿珠林裝裱、配裝進百什件。而亦有經過朝中大臣觀覽後，加以署跋的案例。此一情況給予我們關於百什件觀眾的提示，值得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而存放在養心殿的《天府球琳》、《天球合璧》、《瑯玕聚》、《集瓊藻》、《瑾瑜匣》五份百什件，內含的作品包含較多的乾隆御筆書法作品，及皇帝個人的繪畫創作。相較養心殿百什件，我們在檔案中看到不少皇帝個人的詩文，經過詞臣抄錄、題寫後，分別收於《清玩閣》、《瓊瑤藪》、《萬寶箱》的例子，探究其性質，或許與養心殿百什件有區別？這些詩文中，更包含了《盛京賦》、《前後哨鹿賦》等略帶政治意味的作品。這是否不同百什件的組裝，所預設觀眾不同而導致？值得深思。

總體而言，百什件中的御製作品，毫無疑問與「多寶格」開架陳設中刻有御製詩的古董，以及以御製詩作為裝飾的清宮新製製品一樣，扮演了如同商標的功能。過去的帝王如何標榜工藝製品是在其統治下所製作？王正華的研究曾以明宣宗為例，說明「大明宣德年製」款的規範化，不僅是帝王權力參與的結果，也使宣德款成為明宣宗的個人品牌。⁴⁸ 到了乾隆朝，百什件的裝配，無疑可以做為乾隆朝代表作之一。新舊物品摻雜的百什件，如何使帝王的印記得以參與其中？或許，百什件中的御製作品正是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正如被大規模整理、而後配置於「多寶格」類陳設的各色古玩，其表面往往鑄刻有乾隆御製詩一般，乾隆皇帝選擇將御製作品配裝於百什件，或許也彰顯了百什件屬於帝王的功業，而御製作品正是其品牌的最佳註解。

⁴⁸ Wang, Cheng-Hua.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ale, 1998). p. 288-307.

參考資料

文獻史料

1. (清)王杰等輯，《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本。
2. (清)高宗撰，《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3，光緒五年宋體字本。
3. (清)高宗撰，《御製文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30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4、8、12、19、23、25。
5.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清宮陳設檔案》，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冊 11、15、33、36。
6.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2004，10 冊。

中文專書

1. 王子林編，《明清皇宮陳設》，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
2. 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
3. 余佩瑾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4. 侯怡利主編，《集瓊藻——院藏珍玩精華展導覽手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5. 馮明珠、陳龍貴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
6. 高曉然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御製詩陶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
7. 郭繼生編，《美感與造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
8. 鄧淑蘋，《乾隆皇帝的智與昧——御製詩中的帝王古玉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9. 黃永泰、余佩瑾主編，《小時代的日常》，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10. 謝明良，《陶瓷手記 3》，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

中文論文

1. 王怡文，〈乾隆朝宮廷玉器的再詮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3。
2. 余佩瑾，〈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1。
3. 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9），頁16-27。
4. 吳誦芬，〈乾隆皇帝的御筆配圖〉，《故宮文物月刊》368期（2013.11），頁80-89。
5. 侯怡利，〈皇帝的多寶格——〈天府球琳〉盒〉，《故宮文物月刊》442期（2020.1），頁44-51。
6. 侯怡利，〈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百什件收藏——以乾隆年（1743）重裝百什件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36卷第2期（2019.12），頁45-85。
7. 施靜菲，〈「自是鬼工手，能傳仙客情」：乾隆朝宮廷的象牙「仙工」〉，《故宮學術季刊》第34卷1期（2016.12），頁93-151。
8. 張麗端，〈收藏趣味，遊戲空間——關於多寶格〉，《故宮文物月刊》263期（2005.2），頁26-39。
9. 嵇若昕，〈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清宮中的百什件〉，《故宮文物月刊》294期（2007.9），頁4-15。
10. 劉岳，〈皇帝的小玩意——清宮中的「百什件」〉，《紫禁城》2期（2014.2），頁120-131。
11. 蔡玫芬，〈皇帝的玩具箱〉，《故宮文物月刊》13期（1984.4），頁4-7。
12. 鄧淑蘋，〈多寶格中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2期（1984.3），頁23-31。
13. 賴毓芝，〈從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276期（2006.3），頁106-119。
14.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12），頁1-38。

西文論文

1. Yu, Hui-Ch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2. Wang, Cheng-Hua.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ale, 1998.

網路資源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皇帝的多寶格〉，《皇帝的多寶格－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s://south.npm.gov.tw/ExhibitionsDetailC003110.aspx?Cond=0807dff4-cf87-4ad7-89b4-681292600119&app>>（檢索日期：2020年2月9日）。
2. 國立故宮博物院，《集瓊藻》，《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antiquities.npm.gov.tw/Utensils_Page.aspx?ItemId=626834>（檢索日期：2020年2月9日）。

多媒體

喬貝（Jaubert, Alain）執導，《皇帝的玩具箱》，臺北：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2010。

圖版目錄

- 【圖 1】《集瓊藻》百什件，清乾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余佩瑾，〈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故宮文物月刊》294 期（2007.9），頁 17。
- 【圖 2】清高宗，《御筆秋英詩畫合璧》，清乾隆，紙本，長 9.5cm、寬 8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吳誦芬，〈乾隆皇帝的御筆配圖〉，《故宮文物月刊》368 期（2013.11），頁 82。
- 【圖 3】綠釉陶鍾，東漢，陶，高 38.7cm、又徑 27.0cm、底徑 23.5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antiquities.npm.gov.tw>>（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9 日）。
- 【圖 4】粉彩雞缸杯，清乾隆，瓷，高 6.7cm、口徑 7.9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余佩瑾主編，《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 209。
- 【圖 5】漱芳齋開架陳設，清，北京紫禁城。圖版來源：Yu, Hui-Chu.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7, p. 106.
- 【圖 6】《御筆宮殿四銘》小冊，清乾隆，紙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侯怡利，〈皇帝的多寶格——〈天府球琳〉盒〉，《故宮文物月刊》442 期（2020.1），頁 49。
- 【圖 7】清高宗，《癸巳小春御筆寫生》，清乾隆，紙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吳誦芬，〈乾隆皇帝的御筆配圖〉，《故宮文物月刊》368 期（2013.11），頁 81。
- 【圖 8】《集瓊藻》清冊，清乾隆，紙本，長 4.9cm、寬 4cm，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https://antiquities.npm.gov.tw>>（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9 日）。

圖版



【圖 1】《集瓊藻》百什件，清乾隆。



【圖 2】清高宗，《御筆秋英詩畫合璧》，清乾隆，紙本。



【圖3】綠釉陶鍾，東漢。



【圖4】粉彩雞缸杯，清乾隆，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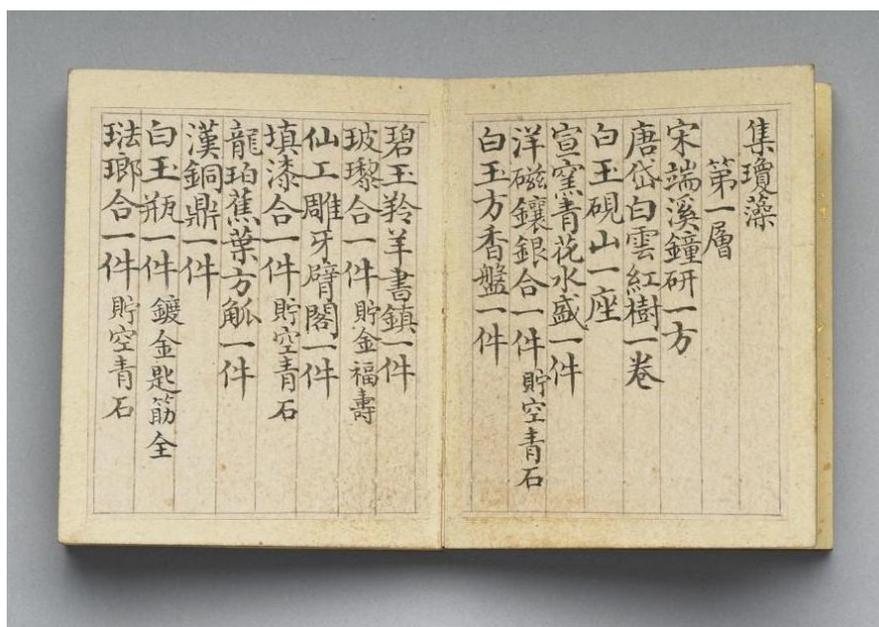
【圖 5】漱芳齋開架陳設，清，北京紫禁城。



【圖 6】《御筆宮殿四銘》小冊，清乾隆，紙本。



【圖 7】清高宗，《癸巳小春御筆寫生》，清乾隆，紙本。



【圖 8】《集瓊藻》清冊，清乾隆，紙本。

